



生最緊急的关头

里加谷斯宁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在最緊急的关头

里加 谷斯宁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舍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1 7/8印張 29,000字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数1—50,000 定价(6)0.20元

在最緊急的关头

里加 谷斯宁著
彭彬 曹廷路插圖

出 版 者 的 話

1.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志願軍英雄傳”，全書共一百余萬字，介紹了64位志願軍英雄、模范和功臣在抗美援朝斗爭中的英勇事迹。

為了適應廣大青年讀者的閱讀需要和購買能力，經“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同意，本社特從全書中選出27篇文章，分別編成14冊，每冊介紹了一位或幾位英雄、模范。

2.本書介紹了特等功、二級英雄、某部司号員鄭起和一等功、二級英雄、某部班長栗學福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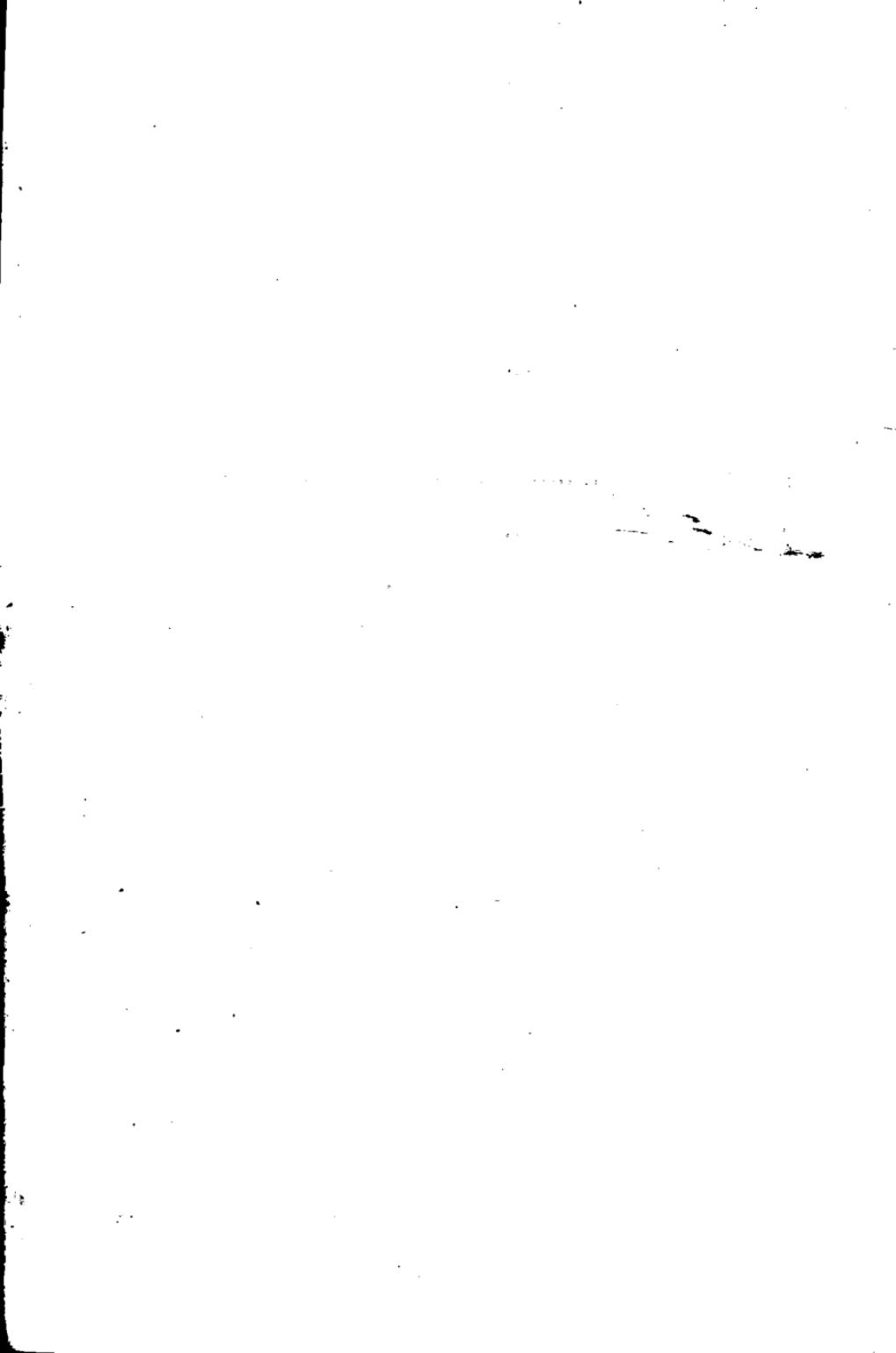
1956年6月

封面設計：丘 陵

目 次

在最紧急的关头 里 加 (5)

加0239高地上的勇士 谷斯宁 (26)



在最紧急的关头

里 加

郑起，黑龙江省海伦县十二区兴盛村人，1932年生。1946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历任司号员、副排长。由于第三次战役在汉城附近釜谷里战斗中，作战有功，1951年10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特决定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二级英雄”称号。同年10月曾应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953年1月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1951年9月30号下午7点半，这是我终生都不能忘记的时刻，一个原来放猪的孩子，参加了毛主席的宴会。过去，这只是做梦才会想到的事啊！”

郑起，这个年青的战斗英雄，他兴奋地讲着国庆节归国观礼前后的情形，并且竭力想把一切讲得准确些。长期远离祖国的我，坐在旁边，听着祖国的情形，禁不住自己的激动，特别是讲祖国的人就是自己团里的战士，更觉得亲切。

“30号那天，我们代表先是在万寿山玩。有的同志到排云

殿，有的同志划船到十七孔桥。我哪里都不想去，留在石舫上，老想着快点去看毛主席呀！看看表，才3点50分。奇怪得很，表为甚么会走得慢了呢？是停了？不，紅色的秒針明明在‘錚——錚’地走着。

“我把身子探出石舫的边沿，碧綠的湖水，像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我的臉孔。我發現風紀扣沒有扣好，白色襯衣領子还有一点露在軍服外边，赶快整理了一下。不能服裝不整齐地去見毛主席呀！”

“7点27分，我們坐在怀仁堂里。还有三分鉅毛主席才来，这三分鉅真長啊！我問問鄰坐的首長：‘毛主席从哪个門进来呀？’他說：‘从东边那个門。’我的座位离得太远，我耽心看不清楚。忽然，全場所有的人都望着一个方向，聚光灯馬上把周围都照亮了，毛主席进来了。全場的掌声好像暴風雨一样，很久很久沒有停下来。这时，我的心跳着，激动地跳着，怎么也抑止不住。我真感謝灯光設計師，他使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毛主席。”

坐在这朝鮮坑道里的郑起，臉上放着光彩，就仿佛又回到了那幸福的时刻。他擦了擦湿润的額角，又繼續講下去：

“几次見毛主席，总沒得机会和他握握手。国庆觀礼后，我被留下参加第一届第三次政治协商會議。我想，这次一定要和毛主席握握手，那該是多么幸福啊。吃中飯的时候，我坐的位子是66号，毛主席坐的是100号，只要向右边跨过一張桌子，就可以和毛主席握手了。我心里特別緊張，見了毛主席該說什么呢？对啦，‘祝主席身体健康，敬主席一杯酒！’我想着、

記着、念着，生怕忘記了，到時候說不出來。結果，到了毛主席身邊，還是只說了一句‘敬主席一杯酒’，其他的都忘了。

“毛主席站起來，他看到我胸前的軍功章，說：‘是志願軍的代表嗎？’我趕快回答：‘是，從朝鮮回來的！’毛主席舉起杯來說：‘好，干杯！’

“我跑回來，剛把酒杯放下，忽然想到，還沒有和毛主席握手哩！又跑回去，我該說什麼呢？毛主席望着我笑了。他眼睛里閃爍着仁慈智慧和剛毅的光芒，伸出那巨大的手，這是為億萬人民的幸福而辛勤勞動着的手。我雙手抱着，想緊緊地握一下，但是我沒敢那樣做。我只是輕輕地握，再握，捨不得放下。”

鄭起又講到了在各處訪問的情形，那些熱情的擁抱，紅領巾和鮮花，甚至老太太率領着的秧歌隊……多少丰富動人的場面哪！人民對他遠離祖國的兒女是那麼親切啊！最後他說：

“我們到了山西運城縣。棉花丰產模範曲耀离是你們都知道的，他從四十里外趕來，把他增產的棉花桃帶來了十六個，托我們帶給戰鬥在朝鮮的同志們。那是多么漂亮的棉桃啊！又白、又大。我想是應該讓我們每個同志來看看，來摸摸。我們就是為這些棉花，為祖國人民和平的勞動在戰鬥！看到這些，我總覺得自己為祖國做的事太少了。我們有這樣的祖國，這樣的人民，難道不使我們自豪嗎！為了他們，當我們拿起反坦克手雷向奔馳過來的敵人的坦克投擲時，難道我們還有什麼猶豫的嗎！”

這是一個春天的夜晚，敵人的飛機沒有來。朝鮮的春夜是

宁静的。听了郑起的谈话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伏下来。这个年青的英雄从一个放猪的孩子到今天，是经过了漫長的战斗道路。在那些紧张的时刻，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终于像一块经过冶炼的钢一样，坚硬并且放出閃爍的光芒。我记得，就在那次战斗刚刚结束时，在一个积满深雪的山头上，我看到他，他充满了夜战后的疲劳，眼睛深陷，衣服有几处都露出了棉花。

“团长同志，王凤江同志牺牲了，连长和指导员也牺牲了！”

他說着，眼睛里燃燒着怒火，兩行眼泪順着他瘦削的高額骨流下来。我从来没有看見他哭过，可是，这次他哭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所發生的事情我早已知道了。王凤江是我团的一面光輝的战斗旗帜，他虽然牺牲了，但这面旗帜在人們的心里仍繼續放射着光芒。繼承这面旗帜的正是釜谷里战斗中的英雄們，其中就有站在我面前的这个青年——郑起。他经历过战斗的考验，在战斗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当他們連的指揮員都英勇牺牲了的时候，他，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帶領部队赢得了胜利。

回忆把我帶到了那个残酷的冬天。

1950年最后一天的黃昏，志願軍向敌人發起了强大的新年攻势，在东起东海岸西至临津江口四百余里的战线上，打得敌人士崩瓦解，突破了敌人吹嘘的所謂固若金湯的“三八度綫防線”。1951年1月3日拂曉，我們的部队插到了汉城外圍的釜谷里。釜谷里是敌人通往汉城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据点，

打开这里，就打开了汉城的大門。

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我团一营两个步兵連，占领了一所学校和它附近几处較小的制高点，歼灭了英联邦29旅“来复槍团”的一个步兵連及一部分輜重車輛。以后战斗进展就迟緩下来，显然，是突击力量不够了。于是，我把繼續攻占敌人陣地的艰巨任务交給了第七連——全团最出色的英雄連队，是突破临津江的尖刀連队之一，他們曾經荣获“鋼鐵連”的称号，出現过像王凤江这样聞名全国的战斗英雄。七連連長厉風堂帶着兩個排投入战斗，迅速打下了学校东側的高地。这就是說，他們已經楔入敌人的心臟，卡住敌人退往汉城的道路。敌人拚命地向这塊高地冲击，企圖夺路逃跑，并以密集的火力封鎖住我們通往七連的走廊。七連不能得到后边部队很好的支援，敌人的进攻又是猛烈的，要坚持住这塊高地的确非常困难。但是，我相信他們能坚持住，因为我了解这个連队，了解連队里的英雄們。他們会懂得：只要坚守到午后5点钟，那就会發揮巨大的作用。

敌人的炮火猛烈地向这塊小高地轟击着。副連長王凤江、指导員張鼎和排長們，都在天亮前进攻这塊小高地时牺牲了。占领高地后，接連地打退了敌人的兩次冲击，当敌人第三次冲击上来时，連長厉風堂也倒下了。就在这战斗極端緊張的时刻，連队失去了指揮員。

怎么办呢？一个連队失去了指揮員，也就会减弱作战能力。可是，这是英雄的志願軍。就在这緊張的时刻，有一个人走出来，一声不响，把連長移到一棵被炸断了的树下。然后从

連長身邊取下駁壳槍，抬起头，睜大嚴厲的眼睛，掃視了一下周圍，說：

“同志們，聽我的指揮，我們必須像連長在時一樣，像英雄王鳳江在時一樣，保持英雄連隊的本色，守住陣地，打退敵人！”

這個人就是鄭起，是26歲的司號員。他沒有指揮作戰的經驗，也從未想到在這樣緊張的時刻，一個連隊的指揮責任，會落在自己的肩上。但是，在這最困難的時候，他記起黨經常教育自己：共產黨員要在最困難的時候挺身而出。他也記起連里的英雄們，特別是戰鬥英雄副連長王鳳江。在祖國解放戰爭期間的吳家小廟戰鬥中，在班長犧牲以後，王鳳江挺身而出，代替班長指揮戰鬥……這些，給了鄭起無窮的力量。

連隊立刻恢復了堅強的戰鬥力。輕機槍手共產黨員李家福第一個用嘶啞的聲音說：

“你指揮吧，我們一定堅守到天黑，為英勇犧牲的同志們復仇！”

新配屬到七連的重機槍班長也說：

“對，這挺重機槍，還有兩名射手，一名彈藥手，要我們向哪裏打，我們就向哪裏打；要我們守在哪裏，我們就守在哪裏！”

敵人開始進攻了。3輛坦克沿着公路慢慢地爬過來，先頭的一輛被在學校附近的第三連擊毀了。後邊又出現了4輛，炮塔稍稍轉動了一下，便向學校開炮。學校附近的房子被炸着火了，黑色的煙卷動着沖向天空。敵人的步兵跳下坦克，利用



稻田的田埂向学校躍进。化学迫击炮彈在学校一帶爆炸着，机槍也拚命地射击。

为了战斗的需要，我們命令第三連撤出学校。这样做对在学校东侧高地上的七連兩個排來說，当然是更加困难了。但是，必須这样做，不然就会使部队增加不必要的損失。

經過一場激烈的互射，敌人稍稍的后退了一些，三連就有組織地撤出了学校，退守到公路西北側的一个小高地上。当最后一个掩护撤退的班撤出来后，学校被敌人占领了。

果然，敌人占领了学校以后，重新向七連兩個排据守的高地进攻，拚命地想搶占这塊高地，打开退向汉城的道路。坦克散开在公路上和平坦的稻田里，自行推进炮和化学迫击炮一排排地向这塊小高地轟击。小高地被黑烟弥漫着。轟击了約20分钟，敌人开始进攻了，重机槍射击起来，手榴彈在山坡上爆炸着。郑起集中了陣地上所有的火力，一起向敌人射击。同时，撤到公路西北側高地的第三連，用火力进行支援，正好射击着敌人的侧后。敌人不得不在坦克的掩护下撤下来，暫时停止进攻。

郑起此刻已不再像一个年青的司号員了，指揮員的重担使他双眉紧皱，他紧张地思考着。在短暫的战斗空隙里，他考慮到必須重新組織力量。于是，在一个沒有掩盖的工事里，郑起召集了全連6个党员，开了战时党的會議。郑起問：

“你們还有多少人？”

“剛負傷兩名，陣亡一名。”

“負傷一名。”

“陣亡兩名。”

“陣亡射手一名。”

几个班長各人把自己班的情況講了一遍。鄭起思索了一下，然後說：

“在敵人這次進攻中，我們27個人中傷亡了7名，現在只有19個人了，人实在是少了些！”接着他又抬起头來，朝團主力所在方向望了一眼：“和團主力的聯繫也斷了，在黃昏以前還很難聯繫上。困難，是非常困難。但是，我們是共產黨員，上級命令我們堅守這塊陣地，就是說，這塊陣地非常重要，必須堅守，不論怎麼困難，哪怕就是剩下一個人……”

李家福馬上回答：“能守住，我們‘鋼鐵連’就沒有守不住的陣地！”鄭起看了看李家福，看了看周圍的幾個黨員。這些人都是親身參加過無數次戰鬥，經歷過多少考驗的，對他們，沒有什麼不可以放心的。

“好，那麼，我們重新布置一下兵力吧！準備把現有的人編成3個組，李家福帶6個戰士和一挺機槍，算第一組；叢秀清和李會帶4個戰士一挺機槍，算第二組；其餘5人加一挺重機槍，算第三組。3個組分布成三角形。我和李家福那個組守東南角，這是敵人進攻的重點。重機槍稍向後，警戒側後，還要用火力支援前邊的兩個組。”

“我同意這樣布置！”李家福說，“但是，我想鄭起同志應當留在後邊，留在重機槍那裡指揮全連！”

李家福把全連兩個字說得特別響。雖然僅有19個人了，但在戰士們的心目中，守在這裡的仍然是一個整連，仍然能像

一个整連那样完成这艰巨的任务。

“我也同意李家福的意見。郑起同志应当留在重机槍那里，不然太靠前了……”重机槍班長虽然沒有把話全說出来，但他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

“大家的意見很好。”郑起說，“但是，我必須在那里。每次战斗时，咱們連長不都是在前邊嗎？在前邊看得清楚，指揮也方便。如果我牺牲了，大家要服从李家福同志的指揮。”他看了看李家福，微微地笑了。

“不过，光憑我們黨員的决心还不行，我們要帶領与鼓励所有的同志頑強地战斗。要节省彈藥，要爱护伤員。”郑起又再次地向大家囑咐了一番。

陣地的守备队形調動了一下。由于調動，又引起了敌人迫击炮的射击，但是沒有伤亡。

中午时分，又接連地打退了敌人兩次小規模的进攻。李家福的輕机槍管子被打穿了，他要到李会小組去取預备槍管。此刻，他們几个組虽然都在这一塊不大的陣地上，但从这个組到那个組去，却也是一件不簡單的事——要通过敌人火力封鎖的地帶，要英勇机智地战胜死亡的危險。郑起握着李家福的手，亲切地望着，迟迟地說不出話来。当發現李家福軍服扣子脫落了兩顆，肩头上被彈片擦破露出了棉花时，他搖搖头微微地笑了笑。李家福早体会到：这是要他留点神。

“去吧，我們坚持下来，明天就可以进汉城了。要快些回来啊！”郑起放开了李家福。李家福躍出堑壕，三跳兩跳，就消逝在炮烟里了。

李家福走后，郑起就抓紧空隙时间清查现有的武器弹药。弹药太少了，依靠仅有的这点弹药，如何坚持呢？他想，人不吃饭仍然可以坚持战斗打击敌人。可是，枪里没有子弹怎么打击敌人？从来没有想过的事，现在突然涌上来了：敌人拼命地冲击，也不过是为了夺取这块阵地以便控制下边的这条公路；只要我们稍微向侧后靠一下，就不会遭受敌人这样激烈的冲击……。郑起握紧着拳头，狠狠地在潮湿的堑壕胸墙上捶击了一下，像要把这种思想砸碎似的：

“不！绝不能！卡住敌人咽喉的手绝不能放松，应当卡得更紧一些。”

郑起沿着堑壕边沿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发现防御阵地前沿有许多敌人的尸体。“有了！”他几乎高兴得叫起来。从敌人身上取子弹，这是唯一的好办法。为了看得清楚，他在堑壕右边一棵被炸断的松树旁，再次细致地观察：前方约80公尺远的地方，有一大堆敌人死屍。80公尺并不远，但是，要通过这80公尺确实不容易，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时刻受着敌人炮火的威胁。但，郑起仍然十分沉着地观察，连一个弹坑和一条很浅的小沟也不放过，并且确定了在什么地方用什么运动姿势。

李家福回来了。尽管李家福装得没有什么，郑起却一眼就看出来了：

“手怎么啦！”

李家福这时才不得已一手放下机枪管子，从背后伸出另一只手。这手上尽是血，他擦了擦，说：